

日本
撰述

本朝高僧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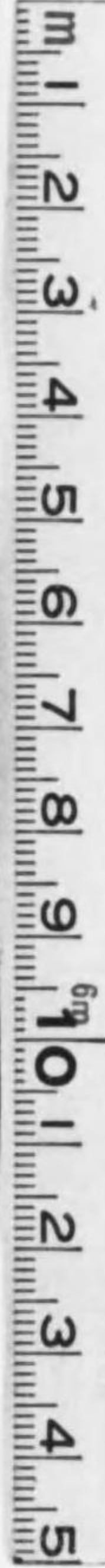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特?79

特279-318



18



始



第百六十七號

庫書百部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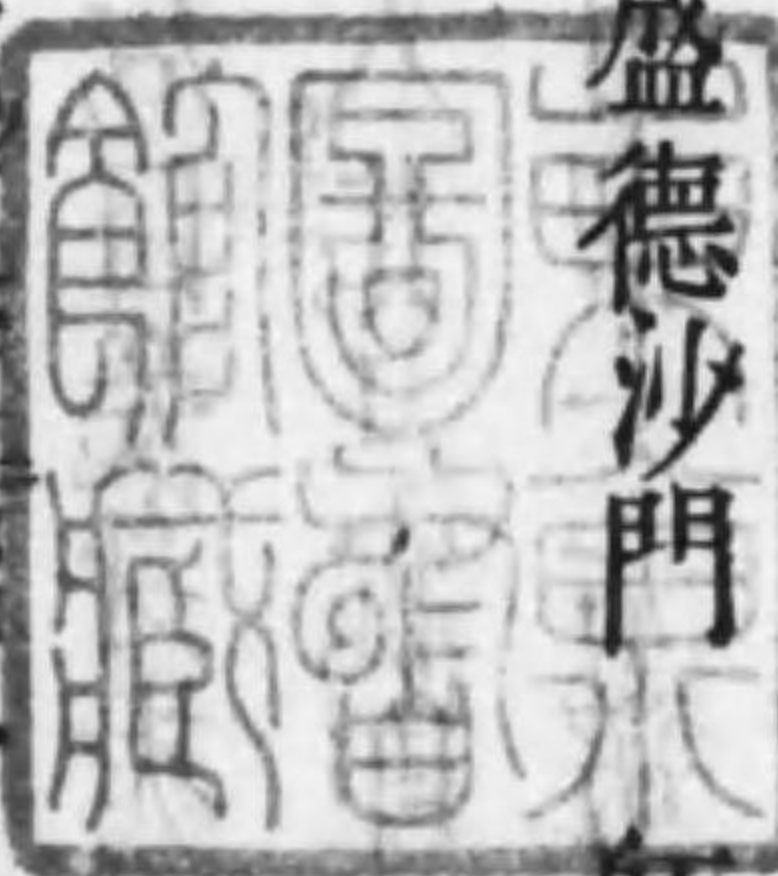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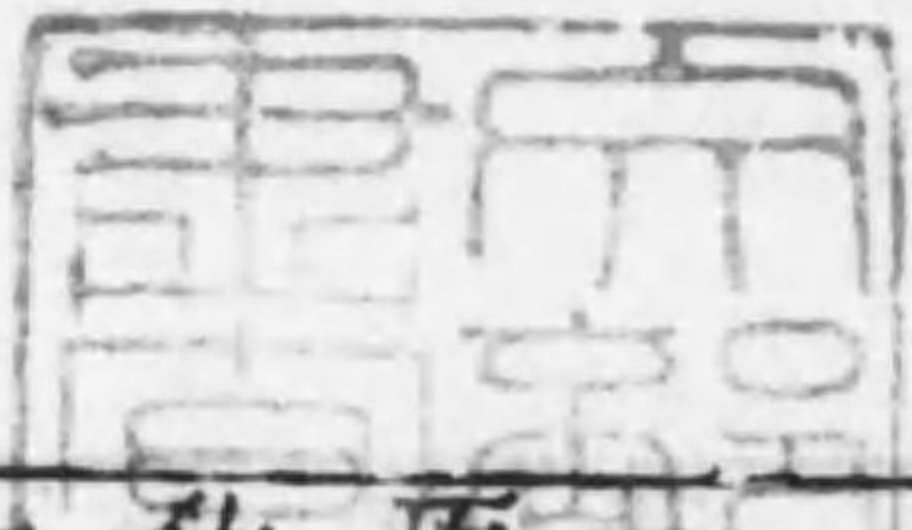
本朝高僧傳卷第六十九

澧州盛德沙門水師蠻撰

願雜十之一

應化一

原夫諸佛菩薩依因地化化之願出世度生故學其
 教者乘願力而躋覺路即前九科進修之道而各專
 一事兼又廣修傍行多方不窮觸類而長之所以有
 斯科也唐宋僧傳尾立雜科而只有聲德一篇雜之
 義不滿矣釋書願雜之中分古德王臣等五小科義
 為備焉聖德太子乘救世之願輪受生日域撫育百



日本撰定 本朝高僧傳卷之六十九

姓漸鄉真放本朝佛法之興展自太子而始雖不全
焚儀而其南嶽之應化也且菩薩之大願何畫僧化
耶況此書摩訶衍之部也唯貴太子載之篇首云

聖德太子傳

太子諱聖德用明帝第一子母穴穗部皇子之女也
夢金色僧告曰有救世之願請託后胎問卿爲誰曰
我是救世菩薩家在西方后曰妾身垢穢豈其宜乎
日不厭垢穢但願度生飛入其宮寤卽有妊而及八
月胎中有聲敏達二年正月初一后遊禁庭及至馬
廐太子俄誕后身無惱皆赤黃光西來照宮僅經四

月乃能言語知人舉止體貌麗潔奇香襲然傳母嬪
御彌月帶額年甫二歲一月中旬向東合掌稱南無
佛六年冬百濟國貢經論太子奏曰谷在陳國略見
斯文諸惡草作諸善奉行思其垂範今欲見之帝及
羣臣拍手驚異從此每日燒香看讀至翼年冬終數
百卷因奏曰每六齋日諸夫檢察請命天下是日禁
屠上制可十年春蝦夷寇叛議臣獻策顧問太子對
曰國之大事小兒何知無以有一厚諭巨魁要盟放
還恩祿制貪翦止後患帝從其言魁帥綾糟感恩來
款又名博士覺哥外學理通用明帝崩太子初侍湯

藥晝夜不寢及葬於河內科長山陵密服徒行兩足
流血距躍拊胸息絕夏蘇推古元年登庸儲貳布攝
萬機仁如父母三年夏五高麗慧慈百濟慧聰來深
達內教太子師之聞一知十二僧相嘆謂爲真人也
嘗謂慈曰法華某卷某句闕一字慈曰我本國經亦
無此字太子曰吾所持之經有此字慈曰何在太子
笑曰在隋國衡山寺慈大驚異五年夏四月百濟王
子阿佐來朝私於館人請見太子曰久聞聖名拜觀
意足矣乃召殿內佐見太子下庭跪地合掌說偈太
子曰此人答爲我徒故來謝耳六年春二月娶膳太

妃十一年四月肇製憲章十七條天下賴之十四年
秋七月帝詔太子講勝鬘經命諸大德質問經義太
子披袈裟秉玉麈尾據師子座講已天雨蓮華大三
尺許卽其地建橘寺冬十月講法華於岡基宮王臣
信聞七日而竟賜播州莊田一千畝卽納法隆寺十
五年秋七月命小野妹子先世所持法華在衡山般
若臺當往取來且授衣三領曰管友三人尚存在山
以此界之妹子入隋登南嶽遇三僧優遣伽黎陳太
子旨三僧嘆久取一漆函副書以贈妹子還來太子
開函曰老僧誤寄此非所持之經班鳩宮有夢殿一

日本書紀 卷之二十一
月三度沐浴而入製勝鬘法華維摩等經疏有滯礙
則必有金人來自東方諭以深義是秋九月又入夢
殿閉戶七日慧慈曰太子入三昧及出定經在玉几
上以闕字示慈曰是我所持前取來者弟子經也十
七年隋使裴清來曰太秋太子駕青龍車從數百人
入南嶽舊坊取法華經凌虛而太正是入定時也二
十一年冬十一月巡遊河攝過和之片岡遇菩提達
磨用明二年親託物部守屋之日以白膠木刻四夫
王像安攝之玉造岸上推古之初移於難波荒陵東
今號四天王寺也二十五年人定觀皇統出奏日後

代多災患非佛法力難固帝祚請立梵刹以鎮護之
帝從其奏於熊凝邨創大安寺二十六年冬謂膳妃
曰我在南嶽承達磨勸誘生此土居儲貳一乘妙義
遍金殿而不滿下凡思捨此身託生微家誓作沙門
救濟衆生子從我乎妃曰三從之身豈得違命二十
七年巡視畿內江州所建之寺給地植木置田闢園
掘池終到蜂岡檢無戒僧即日擯出尋往科長召匠
作墓設一牀日以辛巳春我來此處是冬十月特賜
詔問奏答興隆三寶慈憐四民因述意願進語四條
二十九年二月五日太子謂妃曰流傳佛法吾事畢

矣不樂久住今夜當行即同沐浴著新衣裳俱起就寢翼朝日高侍嬪揭幃二人長往壽算四十九妃壽未記之天地變現天皇臨哭大臣具位如離恃怙哀號之聲滿四衢道太子與妃顏容不變身輕如衣香氣發越宮僚持香華幡蓋梵眾鳴磬鉢諷梵唄引送靈輿葬于科長百姓如堵素服擎花太子有驪馬常駕遊嘗令調子麻呂執靶上富士山巡行甲斐信濃是日自馳負鞍從葬向廐大嘶數聲而斃異鳥止墳嚇逐烏鳶時人呼之為守墓鳥慧慈在高麗聞訃慟哭曰太子捨我我何獨存來歲二月同日逝矣至期

果然太子有六名生於廐邊故曰廐戶用明帝愛敬居宮南上殿故曰上宮八人奏事一時聞別故曰八耳聰明仁恕故曰聖德豐聰耳聰者八耳之同稱也太子所造大伽藍九日四天王寺法隆寺元興寺中宮寺橘寺葛城寺日向寺且近江一州有四十八寺五畿梵刹可準而知其餘葺寺不可枚數焉贊曰抱慧思之再身調熟此土時機之生酸而從襪襪之中克赫厥靈一戎衣翦滅凶頑儲貳攝政聖謨洋洋布世之憲章講贊於真乘命各知所歸向焉於爍聖德吾國興法之洪基也

論曰或人謂曰近儒撰書排斥佛法太子之聖賢傳
教弘法諸師駁雜之譏無所不至子何居然視之耶
余曰束於教者不知大方而管窺蠡測畫於局見不
可以語於道宜乎爲詆也吾佛之道大而無外尊之
無對洋洋焉浩浩焉不能得而名焉天神護崇王臣
承囑曾何毀譽之足累吾道乎哉唐宋之間韓歐程
朱力排之言滋繁而佛法愈盛力窮意消一參禪門
及聽易道性理之說陽儒陰禪悔先言欽後詆焉矧
今堅執管測者拾珍韓朱之唾餘作屑屑之詞而侮
神罔聖欲鑿佛法螢火須彌殊知其不及耳雖然澆

漓之風僧階華美紛紜早進外於宗義癡慢塞路諫
誨難容吾恐外侮之憂不在作人故舉先哲之言行
以爲逆耳之箴矣吾子如何之思乎或人唯唯而退

百濟國沙門日羅傳

釋日羅百濟國人神異不測精博內外聲播吾國敏
達帝聞遣紀押勝招羅國主愛才不許應徵再使吉
備羽島督責王懼聽命十一年夏從羽島來館遇渥
洽上殿對問聖德太子微服到館羅指曰神人也跪
地再拜說半偈曰敬禮救世觀世音傳燈東方粟散
國卽出身光太子肩閒放光欵談夜白太子謂日子

之命不久而盡羅後開攝之劍尾山不幾新羅人刺殺之太子曰日羅者聖人也我在南嶽時彼爲弟子常拜日夫故有身光余逢劍尾山主尋羅之事主曰年代深遠塔牌不存寺誌亦無然里民傳云肇開基者日羅上人也蓋核記傳者不委真俗筆跨兩端故後世或謂俗人也夫放身光者豈纏人之所爲乎其爲沙門何疑之有太子親稱爲聖人則縱非沙門實是化權之人也焉

山背大兄王傳

山背大兄王聖德太子之男也溫恭執禮崇佛愛民

蘇我入鹿時秉國均與王不善攻班鳩宮王取獸骨置寢內而隱膽馬山寇兵焚宮見灰中骨以爲王尸解兵而歸左右啓王請討入鹿王不可曰多殺無辜我不忍之乃率子弟二十三人入班鳩寺塔中誓曰以垢濁身替暴逆臣昇蒼天之雲坐淨土之蓮手捧香爐皆各經灰須臾香烟氤氳塔上靈黠垂布男作天仙女作天女騰駕烟雲向西飛去天華散天樂響異香郁烈奇光炫耀明年蘇氏共取族誅矣

和州葛木山役小角傳

役小角賀茂役公氏卽高賀茂者也和州葛木上郡

菟原村人敏悟多聞兼崇佛乘年三十二棄家入葛
木山居窟窟者三十餘歲衣藤葛食松果持孔雀明
王咒駕五色雲逸遊仙府驅逐鬼神以為使命日域
靈區修歷殆遍命山神曰葛嶺金峰其間危險雖苦
行者猶或艱諸架構石橋開通行路衆神受命夜夜
盡力小角呵神責不早成神曰葛城一言主神羞其
形醜待夜受役是故遲耳小角促之一言主不肖小
角咒縛繫之深谷一言主託於官人曰我管逆寇觀
役小角潛窺國家不治殆危官人以聞議召小角騰
空飛去不得追捕吏設計捉其母小角來就囚僂配

豆州大島居三年夜必登富士山蹈海而奔疾如飛
鳥黎明歸島太害元年放還近於京師復凌虛太嘗
在攝之箕面山夢人瀑口謁龍樹太士後構伽藍從
此呼箕山為龍樹之淨利世傳坐卍座鉢載母泛海
入唐國史曰文武三年五月役君小角流于伊豆島
初以咒術住葛木山韓國連廣足師之後害其能護
以妖惑故配遠處此一說也
贊曰李唐開元年中善無畏金剛智摩授密教此時
本朝未聞其名而孔雀王咒經先于開元義淨譯出
是故役君得其咒應用無邊修薩埵之行騰起峭嶮

之天絕，馮阿神役刊木平崑，開達道俗苦練之路。今之喧吹法螺，人大降葛嶺者，皆擬役君之迹也。

和州伏見翁傳

伏見翁不知何人，或曰從竺土來，臥于和州平城營原寺側崗。三年不起，又不言，爲啞者態。時時矯首，獨見東方，天平八年行基僧正迎齋，婆羅門仙那於菅原寺，二人執筆爲拍板舞，翁又入寺起舞，而日時哉時哉，緣熟哉，三人相舞，恰如故舊。其望東者見東大寺營構也，所臥之崗因翁名，伏見焉。

攝州勝尾山沙門善仲傳

善算

釋善仲善算，攝津權守藤致房之孫也。母源氏紀伊守懷信之第八女慶雲，四年正月望夜夢蓮華二莖降空，入口有娠，便絕葷腥，對佛危坐。和銅元年正月望日，雙生室有異香，母無難苦。一胞之中，二兒相對，含笑不啼，旣在孩稚，慧過羣孺。九歲師事天王寺榮湛，受業十七，圓顱稟菩薩戒，冠歲學通內外，人稱夙智所發。居常並頭相語，垂淚人無測之，嫌居塵寰，欲遁山谷，神龜四年春，二人潛出，遙見一峰，紫雲變隸，乃縛艸菴，宴居清修，卽今勝尾山也。經行之庭，苔蘚痕分，禪榻之畔，鳥獸羣伏，常共願日不捨此身，必往

淨利神護景雲二年二月望日仲乘州座飛天而太
年六十一爾後算坐不語禪經歲七月望日冲空而
沒年以仲可知焉

贊曰善仲善算二師大江匡房載之神仙傳以其現
身登天也三善爲康載之往生傳以其願往淨利也
今隨釋書列于應化俱依其有聖化也

攝州彌勒寺沙門開成傳

釋開成光仁帝在藩時之子桓武之庶兄也自幼英
敏志存佛乘天平神護元年正月一日潛出宮掖入
勝尾山年四十二夢石爲塔禪坐其側二月望日仲

算二師經行山中見而問之成述素志二師曰經四
旬餘以何爲食曰有二鳥日銜物來置石塔上嘗之
味甘不辨何物且亦雨露不濡二師驚嘆延歸菴中
卽就二師圓頂受戒從此品坐談論嗚咽涕泣傍人
聳聽不知所謂或時二師避席揖日證本有五智震
法雷五趣只此二句衆人聞知二師發願寫大般若
經啓白日黑雲俄起雷落地因規其地將置般若最
勝峰是也乃種楮樹上張羅網不令鳥下傍設欄棧
堅拒獸踏及紙成以書寫事託成而太成爲第二世
寫般若欲得清淨金水約七日精祈夢衣冠偉人持

青錦苞立房側石上曰以此金與師爲泥墨成問誰
人答以得日得道以來不動性自入正道垂權迹能
得解脫苦衆生故號八幡太菩薩天明得金丸於几
上儻人所立石今尚存又夢如夜又人自北方飛來
曰八幡太神命我取天竺白鷺池水來詢其名曰詠
方南宮也覺後見清水滿闕伽器乃棲桂窟如法繕
寫一管夢八面八臂之鬼率百千眷屬各取經紙投
棄山谷成知是魔撓欲祭之無軌則忽有二鳥銜兩
札來祭文儀軌也世傳其軌荒神供是也經六年得
全功金水亦足就雷隕之地建道場以安經遠期龍

華之會名以彌勒誓曰願以此福回施六趣衆生夏
冀天子萬年庶民晏樂誓已五體投地四山林木悉
皆偃僕少選復初只西方一松樹獨猶偃歷三百年
之後朽倒寶龜初光仁帝聞其行業施官租爲建如
法堂移桂窟之居及彌勒寺成納腴田數百畝爲寺
產天應元年十月四日手執香爐面西而寂壽五十
八成手刻藥師像奉事是日其像淚滴華座後以像
皮經堂淚痕如新溼云

江州園城寺沙門教待傳

釋教待久居園城寺天安二年圓珍與新羅山王二

神相精藍地到園城寺待見如舊昔檀越大友氏會
在寺謂珍曰待師不請寺主常曰吾寺主已出生久
之又曰吾寺主人唐又曰來何晏今朝遽曰吾寺主
來也因此遲師久矣乃付寺券珍問新羅神待師爲
誰何沒迹太神曰是彌勒之應化也今已得師何久
居又問待之本貫生平行業檀越日不知之但居此
寺已百餘歲不赴堂齋有時往湖濱取魚鼈乾串當
饌乃詣其房見乾魚等蓮藕之類衆皆嘆異待年一
百六十二歲常友清水行睿居士著木屐至清水款
話終日云

贊曰敬待遲珍師靈樹待雲門聖聖之緣會不可願
而致焉自然而合矣所謂感應妙者與

京兆白箸翁傳

白箸翁不得姓名貞觀之末常遊市中業賣白箸人
厭不賈翁不爲憂寒暑之服皂色不變枯木其形浮
雲其迹鬢髮如雪冠履不全持性寬裕未見喜怒放
誕謹慎隨時聊爾涉日不食亦無飢色人或問年常
答七十時市樓下有賣卜者年可八十語人曰吾爲
兒童時已見此翁衣服容貌與今無異疑其百餘歲
一日終市門之側市人移尸埋於東河之邊後二十

餘年有一老僧謂人曰太年夏中頭陀南山見翁居石室中焚香誦法華經相近問恙翁笑不答尋失所在云

贊曰著翁之傳紀長谷雄之所作近世撰小史者沒石室誦經之事而爲隱遯之士強繫之辭何其不詳豈夫隱士耶余想布袋和尚之流亞與聖武帝之代南都有鱗翁者精於雜華混遊市底荷鱗八十尾而行蓋表八十華嚴也又是權化之人也若使脩紀氏之筆其迹亦顯愒乎不逢時也

論曰夫常住不變而包裹世界者心也佛世尊了達此心而說示布益至於菩薩分身百億利見無方羅漢辟支此亾彼出往反自由託胎三世之理何往而不有之鮑靚記并羊祐識環僧伽觀音化身僧會生而託荆峽婦蔡邕是張衡後身智威本徐陵前事凡再生之說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茲舉應化之人使撥無惡見者知其示現矣若夫心出家在家出家坐位序例者釋書論之今日闕如焉

本朝高僧傳卷第六十九

音訓

儲

長魚切副也

磬

丘正切

鈹

蒲撥切必駕切

隕

羽敬切

屐

竭戟切

箸

遲據切

雙生子

江府住玉泉軒成九居士信施淨財鏤

本朝高僧傳卷六十九

茲冀

上報四恩下資三有家道繁興種智圓明

寶永丁亥佛成道之日

濃州路加納盛德禪寺

知藏比丘 識

本朝高僧傳卷第七十

濃州盛德沙門 師蠻 撰

願雜十之二

樂邦二之上

江州睿山沙門真覺傳 藥蓮

釋真覺權中納言藤敦忠第四之子宫歷右兵衛佐
康保四年厭世掛冠睿山出家稟兩界祕法兼得阿
彌陀供法三時修之一生不懈臨終語同朋曰有長
尾白鳥嚙去來去來向西飛去閉眼則淨土之相髮
鬚現前又誓願曰我十二年所修善根總回向極樂

入寂之夜三人同夢衆聖刺龍頭舟來迎而去又沙
門藥蓮初在俗時育一男一女信州高井郡開如法
寺誦彌陀經唱念寶號二子給仕一日語曰明日曉
可往樂國欲濯衣沐身二子營辦蓮入佛堂誠諸子
明日午時不可開戶微妙音樂聞於空中翌日晝後
開戶視之蓮及持經其無有矣

江州睿山沙門以圓傳

釋以圓文章博士大江以言之子也居睿山楞嚴院
學顯密教擅敏悟名病中讀法華七日暗記與興福
寺圓緣僧都厚善天喜間圓臥病數月緣公會在京
兆法成寺夢圓披袈染負經囊而來緣問比來臥病
今何促裝圓曰將往極樂舊好不怠特來告辭卽西
飛去緣天明遣使問候則此曉逝矣

江州睿山沙門尋靜傳

釋尋靜台嶺楞嚴院十禪師華山覺慧之門弟也性
無怙惜十餘年不出山頂晝讀金剛般若夜念彌陀
佛凡百善根用期安養行年七十二春正月受病命
三時修念佛三昧二月上旬謂弟子曰我夢太光明
中數十聖衆備寶輿奏音樂從西方來住虛空中謂
是極樂迎也沐浴新衣永絕飲食一心念佛誠曰汝

等不可勸水盥致問訊而妨我觀念也便向西合掌而終。

江州睿山沙門春素傳兼算

釋春素爲睿山定心院十禪師平生玩見摩訶止觀念彌陀佛歲七十四十月呼弟子溫蓮曰彌陀如來將迎攝我使僧及童來期約明春夏之交也自今日後須斷飲食耳翌歲四月告溫蓮曰前使既來在我眼前早去閻浮也日中而化又沙門兼算爲江州梵釋寺十禪師性好觀施面無瞋色念彌陀佛歸不動尊夢有人曰汝前生歸彌陀丐人也算臥病久一

日忽起謂弟子等曰空中伎樂汝等聞否與門弟子同音念佛坐結定印尋回寢席右脇而卒

江州睿山沙門明請傳

釋明請俗姓藤氏京兆人也睿峰習密常念彌陀暮年罹小恙召弟子靜真曰地獄猛火熾然侵眼念佛之外以何救之乎即請法侶修念佛三昧尋語真曰眼前之火漸滅而西方之月微現是偏彌陀如來接引之相可歡喜矣索湯沐浴披新淨衣向西胡跪念佛而卒

江州石山寺沙門真賴傳

釋真賴從石山淳祐受真言法其性純信三時念誦
終身不闕臨入沐浴喚弟子長教曰今日決定往生
樂土有金剛界印契真言我未授汝今正可傳賴又
欲出寺移他山弟子等如命念彌陀佛即時氣絕矣
同寺真珠夢數十禪僧及禿童子迎賴而去

城州大日寺沙門廣道傳

釋廣道姓橘氏棄絕世絆專求淨域寺邊有貧女生
兩男子爲天台僧昆曰禪靜弟曰延睿母入二僧晝
讀法華夜念彌陀共祈冥福及其周忌夢極樂自觀
兩寺間聞無量音樂瞻望其所有二寶車數千僧侶
擎香爐圍繞之即到母家令著天衣載母將還謂
僧曰汝有孝思是以來迎也數歲之後道亦示寂音
樂滿空道俗傾耳發心者多矣

京兆法廣寺沙門平珍傳

釋平珍壯歲止法廣寺勤學爲事兼志淨教晚創一
寺別構小堂彫刻極樂淨土之相備香花珍羞禮拜
誓求常謂友曰灰期到來當具威儀往生極樂已及
命終令弟子修念佛三昧曰音樂近聞聖衆相迎汝
等聽乎便著新衣端坐念佛逝矣

京兆如意寺沙門增祐傳

釋增祐播州賀古郡人住如意寺念佛誦經天延四年正月身有小瘡飲食不薦或人夢寺前有二三車問御者曰是何爲也曰迎增祐土人也人以告祐是月晦日祐謂門人曰外期已至須求葬具寺僧會集論辨出世顛末各取決擇先是去寺五六町祐穿一大壙及晡扶弟子抵葬所乃入壙中念佛而化時可二十人聲唱彌陀號弟子等怪而見無人

江州睿山沙門覺念傳

釋覺念右僕射藤俊家之子延曆寺座主明快之族兄也幼登六日嶺究顯密法初住東塔後菴大原不受

檀施專願西方擔薪一束負以充齋每日誦誦法華一部勤修彌陀供若及餘暇與友圍碁聞明快任僧綱太息曰過去迦葉佛之會同時發心者三人沈淪生外未得出離其一人者明快僧都是也其一人者誤費佛物法成寺主覺照是也此兩人如何可度悲哉其一人者戒惟緩乘以急貧道是也邂逅逢今世願俱證菩提念以永承年中坐化臨終之日瑞相甚多云

贊曰列靈山會記佛說者除南嶽天台二師其餘鮮矣希也念公遇迦葉佛之會明述其事宿植德本之

自傳抄卷之七
本朝高僧傳卷之七
深世亦有疇乎以夙修薰脫屣顯門起大道心慊誼
隱逸擔新調鉢眼見雲霄憐族弟任僧綱悲同朋費
佛物欲幾諫而俱行覺路趨矣沙門之志操也可以
爲日用箴焉

京兆清水寺沙門清仁傳

釋清仁攝州榎並縣人住清水寺每日摘花供佛普
薩嘗語人曰我一生不觸女身衆崇之爲布薩戒師
凡有檀賤一毫不留卽命分與或施法樂院三昧一
和尚又行無緣捨悲濟寒素近侍侵用終無以問客
來送迎供薦有分建金住寺每夜入堂定坐延久五
年九月二十二日念佛而寂或贈寺務忠昭書曰昨
夢金棺紫雲西來入寺一僧乘之向西而去不知寺
中有往生人否卽仁之寂時也

筑前內山寺沙門安尊傳

釋安尊住內山寺學優不說誦經不聲鈴磬永啞晝
博奕嬉戲夜坐禪經行外似無慚愧內全大悲心時
人稱安尊如來暮生謂衆日久積行業偏願往生當
山魔窟也恐妨命終矣俄移假居宮崎至臨終期沐
浴淨衣請衆念佛燒香唱彌陀讚而寂遐近嘆嗟應
德末也

贊曰世之僧俗色厲而內荏者爲無實貪名也故孔
聖譬諸穿窬之盜焉尊人不然外荏而內厲且以大
悲心致如來稱焉

江州無動寺沙門理光傳

入圓

釋理光住睿山無動寺任阿闍梨位素願西方捨諸
雜業瞑目之時身心不亂七七忌中香氣薰發入其
房者皆帶香歸又沙門入圓台嶺東塔南谷住僧也
晨夕念佛不事義學臨終沐浴專注不弛是日笙歌
伎樂滿於山上座主明快親聞之每逢人語頻濕衣
袖矣

江州睿山沙門良範傳

範久

釋良範止睿山楞嚴院端正敏利推爲英傑誓遊淨
刹人皆不信不幸短命十八歲卒源信僧都爲修諷
誦夢範告雙親曰我在極樂其名曰仁慧菩薩是上
品上生也友人見其巾笥有血佛血經初知其修勝
因矣又同院沙門範久擊念淨土俯仰不怠吐唾便
利不向西方不負夕曛登山之時斜身而行常日樹
之倒也必有傾方我願益遂後果正念往生矣

筑前安樂寺沙門安修傳

能圓

釋安修太宰府安樂寺學頭也顯密才高戒乘體潔

考德碩學卷帙前席佛事爲任三講法華年踰七旬
六時不怠偏厭人世期彼樂邦臨終特正向西而化
年七十五也又同州沙門能圓觀音寺傍極樂寺住
侶也勸化爲業念佛爲宗嘗期千日講法華經四衆
盈席門庭作市卷軸已終合掌觀念高聲唱彌陀佛
而寂

筑前本山寺沙門高明傳助慶

釋高明播州書寫山性空上人之弟子也住宰府本
山寺三衣一鉢不蓄餘資念佛誦經之外勤興建而
造博多橋或建六角堂於青木寺如法書法華八軸

沉之井中日我若成佛滅後此井可變溫泉以此爲
符臨終向西念佛而逝郡人夢皆見明往生其井泉
亦如言云又沙門助慶師慶祚阿闍梨受顯密法得
博識稱初居三井其後移睿山慧心院長棄名聞欣
求淨域而憂以精于經論後學羣來妨專注耳臨終
湛然瑞相甚多

紀州高野山沙門覺八傳

釋覺入姓清原氏和州葛下郡人俗名正國仕至散
位少好武略無惡不造年六十一俄悔前非剃髮猛
省每日念佛一十萬遍偏願往生無雜餘念凡如斯

者二十七年夢入唐沙門日延告曰汝欲往生當往
高野山羽朝喜往專志念佛不幾染病隣房沙門稱
筑紫聖來告曰吾夢阿彌陀與無量聖衆來迎汝想
夫汝病不起往生之期勿必散亂入得病間索湯沐
浴整衣服擎香爐向西遷謝年八十七寬治七年十
月十一日也

和州多武峰沙門經暹傳

釋經暹住多武峰安養房慈愛薰性學德潤身究瑜
伽法修彌陀願寬治七年二月二十日勸誘衆僧誦
唱彌陀經一部及寶號百遍至回向畢手結定印西

面而化年八十一其夜沙門濟命夢有人負暹西去
寺僧相隨送之命覺往訪未入門暹化矣弟子圓慶
省母在鄉夢僧數千手持大綱向西而行問其故曰
安養房上人往生之從徒也慶驚歸觀途中告訃先
是攝州中山寺良祐宿安養房艸菴室內金光忽耀
暹全身金色安坐光中阿字出入

江州睿山沙門明實傳

釋明實長州刺史藤共方之族弟也年十五上睿山
削染十七受戒顯密修練超出同倫每日圖文殊九
軀禮拜供養又詣根本中堂二千八百日自以香花

供藥師佛寬治七年七月十三日對文殊像端坐即
世治具三日顏容不變香氣滿房人皆染衣既葬之
後發越于墓云

紀州高野山沙門教懷傳

釋教懷京兆人左中將藤教行之子隨興福寺喜多
院林懷學法相宗究識智之旨比過壯歲菴居城州
小田原專願樂邦後移高野山二十餘年不下山兩
界修練大佛頂咒彌陀真言六時行法日課無缺懷
初蓄一水瓶時時擊念忽慙恪情乃歸取瓶投檐下
石其志操可見焉寬治七年夏五俄逼老病二十八

日手自模寫不動尊像數百紙招眾供養日午勸眾
同音念佛頭北面西奄爾氣絕壽九十三瑞雲掩室
至晡時霽院內僧延實快暹遙聞天樂隣房眾僧或
分明聞音或髮髻傾耳入夜隱隱西去其後與聖眾
俱迎維範見彼傳中沙門如寂著高野往生傳元曆
初往小田原寺尋懷之事住持僧語曰懷公之父爲
時宰相任讚州刺史多多殺罪人懷在幼稚屢諫不聽
其靈爲怨相公子孫天札幾盡懷公獨存住持此寺
靈尚爲祟以發心堅固咒力嚴勤齡過耄歲空日祥往
生矣寂感因果報應不可撥無而佛法真理可崇信

而還云

江州睿山沙門道寂傳

釋道寂姓中原氏京兆人也。比壯仕宇治大相國藤賴通。藤公見其勤苦，奏補少外記。出禁衙，歷二月，頓信佛道，直登睿山，剪髮受戒，學山家法，顯密二教，莫不深指。講堂四季義論，演暢書寫五部大乘經，以置楞嚴院，移無動寺，書如法經，每一字必三拜，誦衆經，修念佛，拋餘營，過六載，後往江州蒲生山中。寬治年中，自知灰期，沐浴披衣，拜彌陀像，炷香坐寂。

江州睿山沙門法壽傳

釋法壽，睿山座主暹賀僧正之弟子，住西塔院。其性清素，不染紅塵，自少日課妙經一部，夢所持法華騰西飛去，壽意憂之，傍有紫衣老僧曰：莫歎惜，以經送于極樂也。汝歷數月，當生彼土。壽圖彌陀像，三時回向，遂得往生。

江州三井沙門利慶傳

釋利慶，呼宜陽房，播州人。少住三井，研心顯密，兼念樂邦。臨亡之日，請集衆僧，令唱寶號，起坐禮佛，安然而逝。承德元年八月十一日也。歲七十餘。

紀州高野山沙門維範傳

釋維範俗姓紀氏紀州相賀縣人稟具已後負笈南
北究教令輪還高野山肇開南院授衆所業勉修淨
業嘉保三年二月初示小恙模畫法華經一部不動
尊萬軀請衆供養三日早晨沐浴披衣請尊圓上人
修尊勝護摩以祈臨亡正念自起拜壇乃回本房手
結定印口唱彌陀如眠坐化年八十六遺命曰滅後
不須茶毘待小祥忌啟棺看之門人任命殯小廟室
至期開棺印契儼然緇素隨聞瞻禮塞門慮其涉異
廟棺深鎖有信明法師本筑紫人久在高野專修禪
觀範入寂日室中聲曰南院範公今取滅度遣人問

之果然明亦尋逝又慶念上人此夜夢有一大城衆
僧會集範居上方修日想觀音樂西聞衆聖東來天
人數多翻袖而下小田原教懷乘雲俱來念問之曰
迎維範上人之往生來又維照法師是日就大師之
廟院爲範行理趣三昧時空中聲曰千載一出之沙
門今已歸滅此類甚多不記于茲
贊曰懷範一師或因唯識宗或疑阿字觀信彌陀佛
立其法家者雖異適彼樂國者機轍是同以契本願
矣且如範師其名聞靈壘至今六百五十年衆之口
碑遍於野山焉

紀州高野山沙門蓮待傳

釋蓮待土佐人自幼出家居仁和寺從睿算阿闍梨傳習密教灌頂已後卜居洛北世呼昂藏上人苦修精礪非人所及在金峰山誓斷鹽穀身體已枯筋骨皆露諸僧相告曰上人當死不可穢靈地待將出山藏王菩薩強雷後移高野山器樓谷飲多送歲月詎同社曰我周覽諸方及次期至必當歸山乃往本州住金剛定寺真言之外以修淨業誘導鄉黨承德二年夏五俄出松里歸山謁衆曰比來老衰身心有病仍思舊約欲取滅於故山或人問曰極樂兜率願在

何利待曰先達行業不相應況於愚夫乎法界皆如也何地爲望但爲冥路之資糧常誦法華經一萬部又謂門弟曰我終之後不可火葬棄置原野可施鳥獸衆曰爛骸狼藉淨地汗穢乎待嘆曰敬聞命又要還鄉同社勉強掉頭不聽六月七日自剃髮整衣乘輿下山已近村里病已危殆稅駕樹下安坐露地向西合掌結定印唱曰南無三身卽一阿彌陀如來南無大悲觀世音菩薩南無弘法大師遍照金剛菩薩唱罷入寂行人集見拭淚拜禮時西日雲聳山林風慘雷音聞空香氣襲人報齡八十六

城州平等院沙門教真傳十六

釋教真、睿山首楞嚴院之徒也。學涉顯密，戒究開遮，性具慈行，志於濟度。凡所持之物，有來乞者，不吝施與，不事諷經。每日作業念佛六萬遍，宇治大相國忠實藤公請補平等院。天仁元年夢，明年十一月十八日可入滅矣。及至其期，駕遷瓜生別墅。十六日二僧通謁，曰：「昨夜禪僧夢來告曰：『橫川教真阿闍梨居平等院十八日往生，應行拜故來矣。』真乃入室安坐，弟子將進粥，行而窺之，合掌而寂。蓮華數莖生，茶毘所異香，分郁焉。」

雲州鰐淵山沙門永暹傳

釋永暹，俗姓紀氏，石州人也。自少出家，住雲州鰐淵山，如法書寫法華，又於天王寺及良峯山書寫供養。如法經斷言持齋，修大佛事六次，每度截足一指為燈供養，因發誓曰：「死苦不可禁，以之代苦。」三時供給，日課不廢，誦法華一部，念佛一萬遍，服不著帛，囊無餘糧，三木一鉢，祕經錫杖蕭然。行止年七十三，屆天王寺，屈請眾僧讀誦彌陀經四十八卷，登後四十八度往來，屈請遂滿一萬遍。其夜夢一童子牽白馬進，曰：「上人有西方之望，故牽御來也。」暹曰：「我修行法筋。」

力已疲無鞍之馬奈不能馭焉童子曰師之言然也
來年秋冬之交相率鞍馬必可來迎遲寤而以為住
世不久又抵天王寺勸請眾僧修彌陀法不幾心神
不豫告弟子曰此病不起前夢膺期也我有素願聖
德太子廟所可終此命乃往河內到廟前殷勤修供
養法唱念佛畢結跏趺坐移刻不動胥近視之結定
印而滅顏容不變威儀不亂皆天仁元年十月八日
也門人興奉歸寺治喪

和州興福寺沙門經源傳尋麻

釋經源京兆人居興福寺久學法相後住城州久世

小田原寺修鍊密法暮年染病一日謂徒曰三日後
吾當行矣索湯沐浴被紙衣向彌陀像合掌指爪唱
寶號化壽八十四三日不斂合掌不傾口角津液出
拭之香氣踰於沈檀茶毘之日聞西方念佛之聲喧
僧俗結緣永久年中也又沙門尋祐河內人脫俗之
後住和州松尾山寺念彌陀修密印有慈悲喜捨之
四無量心里民崇信某年正月元日俄患頭痛至夜
初更有大光明普照山中艸木枝葉歷歷分明不與
晝異及中夜祐示寂檀越在寺共見此相里人相問
訊聞昨夜光明祐入滅之瑞一等感歎

和州鳴河寺沙門經助傳

釋經助稱香聖幼入緇門專志淨土永久二年二月
六日遘病告寂同寺沙門萬燈夢助行脚他方毘沙
門天在前不動明王擁後聖衆嚮道文多武峰僧與
書藤扶長曰奈良府內號經助香聖僧滅度也否六
日曉夢有一玉輿衆寶莊嚴天童擊之來自西方留
于中天忽雲上聲曰此玉輿鳴河香聖往生之迎也
爲知其虛實以書問之

江州睿山沙門俊豪傳

釋俊豪早上睿峰住東塔玉泉房擅名顯密乘戒俱
緩率性朴直不避譏嫌有學術司記筆永久二年秋
誓居鎌藏數日苦惱至心念佛本師來問豪曰起居
不便心體疲勞念佛之外無復他事八月十三夜夢
異僧三人西方來告曰明年迎汝預以告也豪曰苦
痛不可忍庶今隨去僧曰若如斯則待明後日必可
來迎也豪招隣僧語夢緯曰我行業無可取人誰信
之以平生昵諗于公等不可他渡焉果十五日夜聖
衆來迎豪念佛合掌湛然而卒

江州睿山沙門隆暹傳

釋隆暹比睿山僧房號總持蚤有顯密兼備之譽晚

捨所業專願淨刹每日念佛十二萬遍擇終焉地移
阿彌陀嶺親友諫曰年老得病何用移他山乎暹曰
往蒙聖識垠七十年今六十九久期在近及存命時
隨我所思病至彌留歸淳風房舊棲衆嫌其闔閭而
強止焉暹曰外生無定處何必厭聚落乎永久四年
正月二十六日夜西面安坐燒香念佛身心不動至
曉見之已坐蛻年七十

紀州高野山沙門明寂傳

釋明寂隱岐守大江安成之子也久慕僧衣遂脫俗
網敬信虛空藏菩薩修求聞持法而得悉地天永初

上高野山從良禪阿闍梨受兩部大法永斷五穀鹽
醋身不著絹綿偏求菩提信心益堅天治年月日得
病惱預知終期排室向西誦真言結密印念彌陀佛
怡然卽世

紀州高野山沙門經得傳

釋經得少上高野山持明院相內別構小房專願樂
國人呼小房聖隣近羣童狎弄戲罵得日吾讀六千
部法華經絕六趣冥路汝等勿輕蔑焉臨亡安彌陀
像口唱寶號正念而化時華藏院寬曉在山其夜曉
公夢當西方有綵幡一枝飛向高野頃之復西曉意

異之明阜詢問得之滅時也曉公感歎不止爲追修中陰焉

城州小田原寺沙門經暹傳

釋經暹中納言定賴之子壯歲慕佛出俗入真在興福寺學法相之旨移小田原寺弘真言教歸彌陀佛專願往生無何得病沐浴披衣拜彌陀唱偈曰過去空王佛眉間白毫相禮敬彌陀尊滅罪今得佛又誦法華至佛名聞十方廣饒益衆生一切具善根以助無上心自註曰慈恩大師釋此文有二義或聞佛名助無上心或助彼衆生今生無上心既而唱觀音號

結定印化年八十五保安四年臘月十日也香氣薰

室道俗集禮焉

江州睿山沙門延慶傳賢救

釋延慶武州刺史業貞之子也厭世榮上睿山師明快僧正研學台密博涉諸部識者許焉重病三年出離爲要雖逼苦惱猛持法華鈔出大小經疏中諸法空之文牒之屏障畫月輪相安於枕上至病大漸謂入日有月輪光現於枕上騷動則不見人人宜靜又誦陀羅尼令除魔嬖也黃昏定坐念佛報寂年五十五又沙門賢救常居因州德被境邑童使夭折有故

緩喪見其變相起不淨觀修法成熟證入愈深某年
月及歿期至念佛而化

上總國分寺沙門平明傳

釋平明京兆之產也性柔和而質直梵學之暇習毘
首之風好作佛像敕爲上總國分寺講師尋常讀誦
觀無量壽經拜定光釋迦二佛寒暑不休焉或夢明
著黃衣登座講觀無量壽經日持誦此經之後吾作
大阿羅漢大治四年九月二十八日罹病沐浴淨衣
瞻彌陀像日報佛黃金膚今已見紫色我願滿足矣
即時唱滅歲七十七

本朝高僧傳卷第七十

音訓

嘽朱戀切醬子亮切秃他谷切碁渠宜切趨烏賄切

疇類也博奕上伯各切 下夷益切厲力霽切 烈也荏忍枕切 柔弱窳雲俱切 小

實天伊烏切稅輸芮切 息也慘七感切 痛也鱗逆各切譏嫌上堅

溪切下 胡兼切 闌闌上胡關切 下胡對切梱苦本切 門板也

江府住玉泉軒成九居士信施淨財錄
本朝高僧傳卷七十 茲冀

上報四恩下資三有家道繁興種智圓明
寶永丁亥佛成道之日
濃州路加納盛德禪寺 知藏比丘 識

江府住玉泉軒成九居士信施淨財錄
本朝高僧傳卷七十 茲冀

上報四恩下資三有家道繁興種智圓明
寶永丁亥佛成道之日
濃州路加納盛德禪寺 知藏比丘 識

本朝高僧傳卷第七十一

濃州盛德沙門 師蠻 撰

願雜十之三

樂邦二之下

河州往生院沙門安助傳

釋安助河內人住河內郡性情潔白涅而不緇轉經為禪念佛為業州之高安縣有川瀨氏夢私第園中有方丈室助身變金色來安坐謂檀越曰聞汝生無墮患家居奉佛每日燒定香唱寶號是否檀越曰如言然也助曰善哉汝須於此處建道場曰唯命之從

夢未覺忽有扣門者問之助來告檀越曰公所領園
 當天王寺東門而極樂中心也加之西方遠豁便干
 日觀公若許與終吾餘算矣檀越憶夢歡喜承諾乃
 剏一字延而居之助修五念門晝夜不曠長久二年
 八月望日集眾講法訖日期來歲今日也明年仲秋
 檀越川瀨氏來施米果助佛前啟白曰依檀越之供
 成往生之糶以此因緣生生世世生一佛土期三菩
 提況亦命終日至相見今夕乎啟白再三涕淚漣瀾
 檀越不諭問弟子曰上人比來有惱氣否抑狂疾乎
 弟子答云無惱無狂檀越怪去翌朝報曰疇昔助寂

檀越不耐悲慟遠近聞者起信里民其寺名往生院

越前神宮寺沙門西因傳

釋西因肥前松浦郡人也十四入郡寺剃髮出家二
 十上京登睿山戒壇受大乘戒繙閱經論自謂末法
 萬年彌陀一教只為流通處處遊履激勸淨教承曆
 年中濟越前白山苦節精修四十三年矣保安初住
 山麓神宮寺與社友十二人晝夜六時唱彌陀號欲
 造金色尊像安置殿壇自持疏募有緣曰若聞白山
 名善惡眾生流轉生处者我乃不成佛若結緣此善
 遠近眾生不生極樂我乃不往生我欲修普賢行遍

無盡世界引導諸衆生證無上菩提者也伏惟沙婆
世界與極樂國土淨穢雖異機緣甚深吾日本國者
佛法特昌於他域是以雖邊鄙下賤之民誰無見佛
法之功德定知有緣之衆生生於彼樂國者明矣嗟
呼十惡五逆者風前塵妄想顛倒者空裏華彌陀白
毫一照煩惱黑業悉除然則誰不登觀音金臺乎誰
不詣安養寶地乎若一人不往生者我誓不成正覺
況乎此會結緣之輩此地保疆之人今生鎮蒙我山
加護當來必登彼岸覺位皆保安二年六月一日佛
子西因爲貽將來揚摧記焉因以某年吉祥往生

江州廬山沙門境妙傳西法

釋境妙江州人也居廬嶽橫川讀誦法華滿二萬部
又修五種法師十種供養之法一日嘗訪山中之者
舊曰今日相見是永訣也無何違和湯沐新衣以五
彩絲係彌陀手挽牽合掌念佛卽化其夜隣僧夢妙
駕金車持黃卷天童圍遶西方往去又沙門西法俗
時侗儻不羈之士壯歲發心出家自爾衣服不全居
處不常不苦風雨寒熱四方奔化修堂塔救病飢又
勸衆僧書一切經其餘善業衆多難記大治元年秋
患痢病自知必期祇園寺東峰將軍塚側芟夷荆棘

假作艸菴九月二十三日力病移之命徒衆修法華
懺法行彌陀法午時念佛化于菴中時異香薰年七
十三

江州睿山沙門仁慶傳

釋仁慶越前人留睿山西塔學顯密後住洛社專誦
法華勉沽資具圖兩界曼陀羅雕彌陀像專求西方
土庶向信以某年月遘病念佛吉祥取滅有一檀越
夢長安大路瑞雲降布音樂聞天奇香滿地市人僉
云仁慶上人往生之儀也言未訖慶整威儀手擎香
爐坐紫蓮臺向西而去

江州睿山沙門善意傳

釋善意不知氏族備州人也登比睿山見役僧房稟
具之後學業擢名講論之場以顯密推掩室西塔黑
谷誦咒觀心苦修精練幼誦金剛經以資無上心嘗
期十日廣演法華俊艾趨陪仰其道行意常謂我必
與佛同日畢化大治四年仲春小恙佛涅槃日果取
滅度室內奇香數日酷烈貴賤競來結緣如盛市
贊曰沙門之所貴以遵佛敕也無所用心則不如在
家焉善意上人以雄才盛德僧階可拾而坎軻于艸
莽之間沒世無聞金口之制能遵奉矣蓋棺之日追

媿世尊其不食言如諸指掌有始有終者謂若人與

紀州高野山沙門信淨傳信明

釋信淨鎮西人與鄉僧信明居分南北各有行德故
山衆呼南筑紫北筑紫一日臥病喚童子曰夜如何
曰鷄未鳴又問何時曰已晨也即起洒掃新衣跏坐
對彌陀像同衆念佛端正命盡奇香滿菴不幾信明
亦化定印不解其年八十

和州崇敬寺沙門永尋傳定秀

釋永尋出羽國人也師事信命學天台教巡禮上洛
到睿山及四天王寺住和州崇敬寺凝心止觀觀念

安養講法華經六十萬座又修千座講所持袈裟書
諸經要文其志偏祈順次往生每正修念佛以小豆
粒充一遍數積至爲三十五石也大治四年正月晦
日向釋迦像稱讚佛德唱彌陀號奄然而化壽九十
一矣又釋定秀江文寺住侶也常誦千手陀羅尼暮
年一切時處唯稱佛號臨入得聖衆迎安吉而逝長
承元年某月日也

江州睿山沙門珍西傳

釋珍西睿山無動寺住僧學台教通大義檀越奉行
季構創精藍敦請而居晚捨所學專修淨業不與世

競晝夜注念保延二年三月十五日得小恙拜彌陀像高聲念佛衆誦伽陀西共和聲正心而卒其夜秦氏夢西容貌淨潔生蓮華座

和州崇敬寺沙門暹覺傳

釋暹覺豐後人俗姓三峰氏少壯之時遊俠爲任將罹罪名遠陬竄避從此發信悔謝自剪髮爲桑門後往和州崇敬寺之東北艸結別院深修禪定辛行持律當時數彙保延六年正月老病旬日不瘳命其門侶誦兩界讚自業精進倍于常時同友夢覺飛去西方暨其終期瞻仰彌陀一心不亂稱號坐寂年九十

五臘六十六定印屬手異香薰室不斂三九日面色如花依遺言瘞於佛堂下肉身不壞于今猶存

江州睿山沙門定兼傳力能

釋定兼睿山住侶也後爲阿彌陀院供僧院在東山白河皇后建立今修不斷念佛之地也兼爲人柔和不言人惡常歸地藏尊病二旬餘偏念彌陀語其友曰佛菩薩擁臨傍其一尊常所歸之像一尊長可六寸在我胸上時引接我乘此願力欲到淨土明日當菩薩例講我須取滅矣翌旦沐浴講錫杖經次例講畢專念彌陀令讀法華樂聞隨喜至第四軸結合掌

印而終殯殮間手印不亂保延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也年四十矣又沙門力能仁和寺信證僧正之屬也慈忍好施誦持普門品人惡口罵辱不移怒久病少瘳自謂不起令請僧誦伽陀自唱彌陀寶號謂左右曰我聞天樂人聞之乎聖衆來迎人見之乎即向西卒康治六年九月三日也

紀州高野山沙門蓮意傳

釋蓮意和州人少出故鄉住高野山厭離生外謁見碩德晝夜淚泣自強不止建立四面堂安置彌陀觀音不動之像其長各丈六也年請僧修八講會隨處

勸入勝寫佛經長承元年九月十日無病示寂殯斂之後遺弟閱存日修善簿書曰極樂青蓮華一葉各起希想檢視衣篋緘裹經卷之內襲在青蓮華一葉其色微妙宛如出水其香芬馥無風薰徹衆人歎曰此實感懇棘不退之志而顯樂土啟行之兆者歟後人稱之曰日本千手贊曰余作意上人之傳而見芙蓉一瓣感自誠心乃極樂淨刹寶樹靈禽金殿瑠樓歷如眼觀焉可信佛界靈感事絕於常篇矣嗚呼幾百歲之下使人洗塵情焉

越州阿彌陀院沙門覺勝傳

釋覺勝作州人居坂南之阿彌陀院持律冰潔常修密教嬰病六時修彌陀法七日謂徒曰及茶毘時聖僧降臨當知我生極樂也是日入壇修供過時不出弟子伺之端坐入滅如法闍維果高僧七十餘員圍遶涅槃場不知從何而至喪畢不見衆人嘆嗟勝之言不妄矣

紀州高野山沙門行意傳

釋行意伏見修理大夫俊綱之子也穉時隨父登高野山心有感誓曰必爲大師之門業後上山出家勇

猛精進拜長和親王爲受戒師入灌頂壇傳諸密教專持戒檢兼修淨業保延七年七月初纏風痺至第八日向彌陀像結定印唱寶號奄然無聲經日殮送容色不變往生之相顯于威儀世號大夫律師又稱澤律師

江州睿山沙門唯乘傳

迎西

釋唯乘台嶺學徒身有惡疾不接見人屏跡卻掃戒行具足誦法華經薰修六年常曰後生善處先言不食長承二年冬十一月北背西面寂爾氣絕其親友夢乘放太光明西方飛去又釋迎西易號西樂久住

高野山信彌陀慕極樂長承四年三月十八日命用
小浴以香水灑房內翌朝勸告門弟同志曰我今辭
娑婆詣淨土面別在茲若過剎那生處應定念佛唱
滅矣

江州睿山沙門快賢傳

釋快賢下野人弱冠上_レ台嶺受業西塔菩提房掘衣
六載得究台教後抵大原江文寺裏艸蒔數椽精勤
砥行寺主助緣補以長講之職賢不避寒熱爲眾竭
力衣壞鉢空而心志安如性直不說他之長短不自
誇能年老形槁如阿羅漢以保延元年中冬九日招

齋一眾眾曰上人室如懸磬儲無儻石饌何盛備乎
賢曰年來會遇實有因緣永訣今極矣豈不盡交期
耶眾聞揮淚已至午時賢盥嗽披衣凭几向西唱彌
陀長往行年八十四

紀州高野山沙門能仁傳 蓮藏

釋能仁不記姓氏和州人也誦持阿彌陀經佛頂咒
大慈資熏冥愍及物忽見疲馬喘牛負重向險身加
打捶心念水艸謂雖是宿世之重報我今不可不拔
濟苴艸誦咒與之盛直嚴冬不撓稍及衰老專修念
佛久安年中身無小惱安詳示寂時人稱爲往生人

又釋蓮藏賀州人，在家修善，出家入密。三時行法，千日護摩，回以為往生之助。因夢高僧投月輪，曰：此為指南，往生可決。焉覺後，月輪髮髯現于壇上，形如鏡，而內外映徹，似雲母藏夢之言不爽。取終安摩焉。

紀州高野山沙門定嚴傳

釋定嚴字調御，姓紀氏，紀州相賀人。上高野山學，真言教。登多武峰習天台法門，後歸本山，屏居小房，誦法華經，唱彌陀號。常時不敢休廢，暮年永斷言語。每值月望，念佛百萬遍。仁平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結彌陀定印，念佛西面示寂。

紀州高野山沙門澄賢傳

釋澄賢，紀州人也。雖年未滿弱冠，悟浮世之幻化，上野山師，良幸出家受戒，隨琳賢沐兩部灌頂水，受諸尊法，誦持理趣經禮懺文，常修禪觀。一室寥寥，客塵不侵，臨終焉謂曰：臨終一念之功，勝生前百年之業。佛語不虛，往生何疑乎？結定印，趺坐而逝。矣。保元三年三月十一日也。

紀州高野山沙門圓長傳

釋圓長，紀州人。厭苦界塵，忻樂邦淨，夙登高野山禮寬舜上人，剃染稟戒，杜絕人事，誦理趣經彌陀經尊

勝陀羅尼等戒修持全慧燈益挑三部大法精練有
年永萬元年正月十八日得病間而喜念佛長往誠
所謂壽盡時歡喜猶如捨衆病者歟

和州興福寺沙門願西傳

釋願西爲興福寺實覺僧都之役常慕淨利年及而
立度作沙門飛鳥寺側結廬安居初有二子隨逐給
養入念佛門三十餘載以小豆數期一千斛而至七
百斛天承元年七月朔患痢病十五日欲湯沐二子
不肯西曰今日往生何有慮病乎浴畢披衣坐及午
時異香鬱越告三子曰死後三日不可斂葬若身體

不壞往生之證也結定印向西化年七十及三日骸
不爛印不解於是舉扶葬於後園

筑前沙門淨尊傳

釋淨尊居筑前山中有行脚僧到山日暮艸廬投宿
守舍勞薦入夜家主荷肉來歸僧初思旃陀羅之輩
熟視沙門也已食噉罷淨身著衣入佛堂內修法華
懺誦妙經一部禮拜念佛發願回向音聲婉雅明且
語體曰我是凡愚無慙之僧永捨世榮偏伉來果不
受檀施常捨外肉以充殮耳某月某日當去娑婆而
生極樂若志結緣可問保社也僧欲得實記期再往

尊迎喜曰上人來也弟子今夜可生西方乃入佛堂
觀行至曉有數千人從空飛下光明遍照音樂近聞
向西而去僧見堂內尊及舉家曲躬合掌面西而既
沒矣

贊曰佛法者以信心爲要而形儀次之苟有信心則
萬般作業自然符要矣當以尊之擬爲證焉然而
墮乎非常而事涉乎危殆焉有尊之心則可也無尊
之心則不可也願西方徒不察其所由而妄効之贖
者阿鼻界中寧可爲廣焉耶

紀州高野山沙門暹與傳

釋暹與本州人嘗寄心真言教在高野山世役金堂
華香洒掃之暇觀念誦經爲急捨私財作佛具寄付
金堂永萬元年臘月十六日誦大佛頂而化矣

紀州高野山沙門淨心傳

釋淨心紀州花園村人也掛錫野峰親近諸老曉通
密部受傳法灌頂祈佛菩薩豫知來期永萬二年七
月十三日得小恙端坐佛前結印取滅春秋六十九
山衆尊德稱十義房

紀州高野山沙門聖譽傳

釋聖譽初居仁和寺後移高野山綜研祕密教兼涉

日本書紀 本朝高僧傳卷之二十一
圓顯部時人稱西谷勝寶房歸不動尊持慈救兜兩部大法行修日積入壇灌頂不傾油鉢常說宗要不言世事風疾相侵外期既逼謂諸弟曰十日十座行法已滿九百九十九日所餘十座也吾密嚴國土之報生雖在明日縮期將終今十座中至前供養正可取滅其後供養於彼樂國宜成散席也乃登禮盤正念誦畢散念誦時奄爾而寂仁安二年二月二十九日也見者拭哀慕之淚聞人結隨喜之緣云

紀州高野山沙門明暹傳

釋明暹房號妙蓮紀州人也。在高野山傳法灌頂以

理趣經禮懺為平日之課誦務志興建修補堂塔勉年信彌陀佛不動尊願臨之正念嘉應元年六月十五日身心無惱起居安健自備香花穩坐禮盤念佛示寂年九十四

紀州高野山沙門定仁傳

釋定仁不馳義學至心慕菩提守金堂職堂裏灑掃佛前供具究其嚴淨常念地藏尊持誦不倦嘉應三年姑洗十五日夜招同行僧曰去穢土往安養各念彌陀佛可作善知識凡堂上供養久積生前之薰修空中聖衆定垂最後之接取同行勸誘宜遂我願矣

既而端坐念佛願心不退合手無傾安靜歸滅

紀州高野山沙門西念傳

釋西念信州人少離粉里上野峰拜心蓮剪髮受戒發三菩提心求八解脫法遂傳諸尊儀軌勿承彌陀供法頓止諸緣單修淨業尚嫌廣眾常居奧院齋食泉清注心日短一夕無病安坐面西念佛命終治承二年也

紀州高野山沙門嚴實傳

釋嚴實和州虛空藏巖之住侶也既及壯歲兩眼失明實感過去之業障深求當來之勝果上高野山扶

杖日詣大師之廟至心精祈如斯者三年矣一日到廟拜頷之間忽兩目開日輪新現實不辨如何茫然佇立摩娑拂拭試見四方堂舍塔廟披雲溪山林野觀青感淚沾木見聞驚嘆焉實益發信精修無怠臨終跌坐向彌陀像唱寶號化

紀州高野山沙門能願傳

釋能願和州人從少入真言教棲遲乎高野山殆六十餘年矣仰大師之德詣參奧院日多持理趣經觀誦要文晚念彌陀修往生因歲至九十手繫五彩絲心觀三密法念佛長往焉

紀州高野山沙門尋禪傳

釋尋禪為禪僧以文才補有司結髮經筆久因廳府及暮齡厭世務脫縫掖復伽梨止金剛峰修蓮社業臨終之日沐浴潔齋著新淨衣正念坐逝

紀州高野山沙門密嚴傳

釋密嚴不記其諱以房號呼蚤稟灌頂傳法任阿闍梨位不交廣眾退謙艸菴繫念西方觀心專修及老不弛結彌陀定印嗒然坐入享壽八十五元曆元年九月九日也停龕之間面不變印不紊僧俗羣瞻贊曰教門之先達臨終結定印者若干人樂邦之料

特以多矣世尊敕文殊等諸大菩薩曰於後惡世四部弟子若修定人行直者印之令彼終後厥形不壞千臂經曰若人命終結定印當知入初地今之諸師符於金口而優登見道之位矣宜哉承眾聖之來迎也如密嚴師之印契數日不解者殊勝中殊勝者也

紀州高野山沙門證印傳

釋證印號大乘為傳法院學頭性慈仁綜顯密住密嚴院精修終身文治三年七月初病心無惱逼常課不止至自恣日沐浴更衣誦大白五字咒令徒誦不動咒定心坐化年八十矣

城州賀茂沙門源智傳

釋源智字勢觀小松內府平重盛之孫備中守師盛之子文治之初平族覆滅其母以名民間鞠育建久六年舞勺投吉水源空室度作驅鳥與延曆寺座主慈圓敏悟出隊顯密共通還復侍空十有八年晝夜禮讚勤不間斷空察篤實授圓頓戒併付聖經什具房舍空及臨終自筆念佛旨要於一紙以與之世俗曰一枚起請者也爲師所任如斯智後結菴賀茂陵野六時專注同社衆徠曆仁二年臘十二日在病勇猛心無退轉端坐合掌稱號二百餘遍後唱陀佛陀

佛終於功德院年五十六異香滿屋經日不歇

播州朝日山沙門信寂傳

釋信寂住播州朝日山後往吉水爲源空徒以涉內外作書答明慧摧邪輪承言分理居洛東鳥邊野勸弘淨教寬元元年秋遠州橫路沙門聞寂化導延之下州說專念法郡民競禮二年正月忽患癰疾而卻醫藥令修別時念佛雖癰平治氣衰聲喑三月二日早晨鳴磬同衆念佛至百餘遍後搖唇舌七八遍而終焉

遠州蓮華院沙門禪勝傳

釋禪勝遠州人學天台教住州蓮華寺聞源空諡導
入洛謁問曰無智凡夫如何生極樂空曰阿彌陀佛
立四十八願使一切衆生往生淨土至精稱名佛必
來迎也因舉六科而質問空公一一答釋勝信受隨
喜韜光本邑爲般爾業傭工送日長樂寺隆寬謫行
之日宿遠州見付驛謂人曰有僧禪勝者乎或曰工
匠中有同名者是與乃贈手簡勝馳至店寬接遇甚
欽座中日怪之寬曰先師常謂公非但自證深當弘
化門何隱淪如此乎勝曰非我所任欵談時移辭而
出寬送畿寬徒拜送曰幸遇知識願垂一言勝曰有

念佛癖可遂往生從此始受州檀之請住蓮華院不
雜他業稱名說法州俗信仰貴賤成羣常曰淨土宗
旨更無餘事念佛易行是其要也實究易行必生樂
國今代學匠異義區別聖經甚深難分邪正庶幾各
守先師之訓正嘉二年秋坐病專修對法然像昔蓮
華數片亂墜遠近親見十月四日謂諸徒曰觀音勢
至來迎矣乃合爪閉目厲聲三唱念佛卽化壽八十
五也

城州往生院沙門蓮生傳

釋蓮生字實信藤關白道兼之裔也俗名賴綱雄武

名著領宇津宮代策軍功一日從騎住鎌倉府遇熊
谷蓮生於武藏野生謂之曰畫戟扈從濟濟可觀爭
得敵無常殺鬼哉隨彌陀本願可慕樂國懇語相別
從此常有發心之志承元二年朝觀在洛罷事勇退
徑去謁源空于勝尾前髮受戒親炙左右學專念法
後從良峰證空號善慧法然嗣五部九卷粗究真旨證空寂
後住往生院不滅家法建長六年冬建多寶塔號觀
念三昧院修不斷念佛又欲撤一堂修先師十二回
忌而僑于崇仁坊勸化諸檀皆自西山僧來問安生
曰我頃有病今日少愈汝來當談先師未後且安坐

含笑拍膝演說俄日灰期至葬先師之側言訖向西
即寂正元初年中冬十二日也其子恭綱經營後事
又造堂修忌而完生之先志矣

贊曰本朝卿庶之慕西方者多皆在家獨善其身也
生公東關名士以勇知時歲垂四十擇師出家五部
九卷透爪照膽終全僧儀談笑易化達則兼善之言
斯人而見焉故列於章末系樂邦之科焉

論曰隨意行而取佛土者諸聖之事也克始克終者
沙門之常也故支那梁唐宋之三傳不立往生之科
本朝釋書亦然也蓋攝之感通矣宋末飛山戒珠始

著往生傳侍郎王古加以續傳錢唐陸師壽又增續之四明默容海印復續于後咸淳年中沙門志磐撰佛祖統紀採上四書亦以立傳矣本朝寬和中朝散大夫慶滋保胤始撰日本往生傳康和中黃門侍郎大江匡房作續往生傳康和初柱下少史三善爲康有拾遺後拾遺之二傳仁平初年致政隱士藤原宗友著新修往生傳建久末法界寺沙門如寂編高野往生傳今自六傳中細繹八十餘人而作樂邦篇古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今之所列登地薩埵而臨終之正遺言之善承衆聖之迎攝得安養淨刹之人也

夫淨土教者以無量壽經觀經阿彌陀經爲所依而立宗其始東晉慧遠結蓮社於廬山諸家兼修至李唐善導盛倡長安矣本朝西方寺空也天慶天曆間始修淨業遊化里巷華洛東夷稱名殆遍有諸家間亦和者勿修而未聞宗之名也承安年中吉水源空依善導觀經疏以專念而鼓起一時奔歸門輩竝出唱道日多而後竟角立齒列焉余謂震且本朝前修之諸師或依觀念皆本唯心雖正觀念佛理有所由然宜定不宜散扶自不扶他似非菩薩之誓全也至空隨彌陀之本願坐臥念佛徧唱定散齊通智愚其

濟心契聖經教應澆漓善導夢中之授受不為弔詭焉已

本朝高僧傳卷第七十一

音訓

涅魚列切 染黑也 緇旨而切 胡桂切 皓良薛切 求也 索色責切

懇上吉切 渠營切 璠渠營切 懸下胡涓切 掛也 儋都濫切 營也 凭

倚蒲明切 撰雜產切 猶事也 曠同聲 阿鞞跋致如次阿葛蒲摩 蒲撥知意四切

塔託甲切 忘懷也 傭以中切 畿門限也 概吉典切 建也 弔丁歷切

江府住玉泉軒成九居士信施淨財鏤
本朝高僧傳卷七十一 茲冀
上報四恩下資三有家道繁興種智圓明
寶永丁亥佛成道之日
濃州路加納盛德禪寺 知藏比丘 識

皇代... 天皇... 皇孫...

寶木... 天皇...

土... 天皇...

木... 天皇...

巧... 天皇...

終

